

主
年
上
五



鲁迅与青年

5.6
36

鲁迅与青年

艾 斐

山西人民出版社

鲁迅与青年

艾 斐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插页1字数: 102千字

1978年11月第1版 1978年1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书号: 3088·197 定价: 0.38元



鲁迅和青年们在一起

——1936年10月8日摄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

我……在生活的路上，
物逐一漏，一点一滴逝去，
以
何引，人，
雅自是渐，
瘦弱，
也以为快活。

鲁迅手迹

《青年丛书》出版说明

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为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本社在各级党委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了这套青年丛书，供广大青年，主要是农村知识青年阅读。丛书力求结合青年的实际，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鼓励青年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丛书内容包括理论学习，阶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共产主义理想前途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等读物。我们期望通过这套丛书，能够帮助广大青年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加勤奋地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为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做出新的贡献。丛书的编写力求适合青年的特点，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在黑暗腐朽的旧中国，是文化革命的主将，同时也是革命青年的引路人、保卫者和良师益友。他在战斗的一生当中，对祖国的后一代寄予殷切的期望，给予极大的关注。为了引导和培养革命青年，他披荆斩棘，不畏艰险，呕心沥血，鞠躬尽瘁。《鲁迅与青年》这本书，以感人的笔触介绍了鲁迅在关怀和造就革命青年方面的光辉业绩。青年读者们将从中汲取营养，得到激励，在新的长征中奋发图强，勇攀高峰。此外，教育工作者和共青团的干部也将从鲁迅的伟大实践中获得教益，受到鞭策，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一代又红又专的接班人。

• 编者 •

目 录

第一章	“希望就正在这一面”	1
第二章	在斗争的风浪中“奋然而前行”	13
第三章	呕心沥血育新苗	28
第四章	“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	42
第五章	防捧拒腐 谦虚自励	64
第六章	一定要坚持“韧”性战斗	81
第七章	决不许“在嫩苗的地上驰马”	96
第八章	“心随东棹忆华年”	108
第九章	青年心中的一团火	121
后记		145

第一章 “希望就正在这一面”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宏伟壮丽的事业。它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要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必须长期战斗下去，只靠一、两代人是不行的，一定要前赴后继，代代相传，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从来都是十分关怀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的。他们把培养、教育广大青年，努力造就一代革命新人，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列宁曾经勉励革命青年要用“朝气蓬勃的青春力量来建设灿烂的新生活”。斯大林则指出：“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青年应当举起我们的旗帜直到胜利的终点。”在中国革命的光辉战斗历程中，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不仅满怀激情地把青年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而且号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和全体同志，一定“要为青年们着想，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在他战斗的一生中，就是始终坚持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极大的热情，关怀、帮助、培养、教育青年的。他把培养、教育青年，“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看作是自己义不

容辞的职责。他说：“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他还说：“先要有军，才能革命”。因为只有“人多了”，对“敌人应战”才“军力雄厚，容易克服”，也才能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在奔向共产主义的征途中，把战斗的接力棒一程一程地传下去。为此，鲁迅公开申明：愿“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宁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也要全力“催促新的产生”，让继往开来的“后起新人”，由“几个前哨的进行”发展为“旌旗蔽空的大队”……

早在一九一八年，鲁迅刚刚以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的战斗姿态杀上文坛时，就十分注意青年问题，他面对敌人的进袭，大无畏地在《狂人日记》中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战斗的呐喊。不久，他又赴汤蹈火，挥笔鏖战，积极地支持了爱国青年的正义斗争，鼓励广大革命青年要“摆脱冷气”，从黑暗和重压下站起来，“只是向上走！”一九二五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当北洋军阀政府迫害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时，鲁迅坚决站在进步青年一边，为她们擂鼓助威，伸张正义。一九二六年，在“三·一八”惨案中，鲁迅的心被四十七名“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的热血激动得燃烧了起来。他面对北洋军阀的枪口、炮口，抽刃而起，义愤填膺地写下了《希望》、《并非闲话》、《无花的蔷薇》、《纪念刘和珍君》、《可惨与可笑》、《淡淡的血痕中》、《如此“讨赤”》、《一觉》等战斗的杂文，无情地揭露了反动派虐杀、戕害革命青年的罪行，愤怒地喊出了“血债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的战斗誓言。一九二七年，在广州“四·一五”惨案的腥风血雨中，鲁迅为了营救被国民党反动派缉捕的进步青年，不顾个人的安危，奋起与反动头子戴季陶、朱家骅

等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战斗，并且以辞职作为抗议，表现了对革命青年的深切的爱护和同情。在上海的十年，是鲁迅一生中最光辉的十年，他团结、率领一大群革命青年坚持战斗在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最前线，满怀希望地引导青年在如火如荼的战斗中进行“试练”。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鲁迅搏风击雨，奋战前沿，一方面愤怒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卖国罪行，另一方面则热情地赞扬革命青年勇敢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的革命精神，有力地回击了蒋介石卖国集团对他们的污蔑，从抗日青年的头上“洗去喷来的狗血”。他并且明确地向广大革命青年指出：“到延安的路，是中国青年的生路！”……不管在何种政治风云之下，鲁迅都坚定地站在革命青年一边，坚决支持革命青年的革命活动，呕心沥血地培养、教育“后起新人”。

为什么鲁迅对广大革命青年始终怀有如此深厚的殷切期望，无限慷慨地投之以心血、汗水和生命的大部分呢？就是因为他认识到：革命的青年一代是革命的希望，“未来是属于青年的”。他从“始终微笑的和霭的刘和珍君”，从“瘦小精悍的湖南的青年”、共产党员、学生领袖毕磊，从因为参加革命活动“刚由被捕而释出”的、捧着“属于别一世界”的《孩儿塔》诗稿的青年革命作家、“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殷夫，从贪婪地倚在内山书店的书架前读《毁灭》、《铁流》等革命文学作品而热烈向往革命的青年工人朱凡同志的身上……看到了由战斗的中国青年所组成的壮伟的革命大军。他坚信这样的青年革命大军是“日见生长的健壮的”革命“新芽”。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带领下，一定能推倒“人肉的宴筵”，砸烂“万难破毁”的黑暗

的“铁屋子”，打翻“吃人”的旧世界，在“刀光火色的衰微中”，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即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新时代！

笋苗要茁壮地生长，离不开甘霖的滋润；鲜花要繁茂地盛开，全凭着阳光的照耀。革命青年要健康地成长，则一定要“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即马克思列宁主义。鲁迅在后期是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的，而且始终把这一点作为培养、教育青年的首要的和主要的内容。他谆谆教导广大革命青年：“惟为了正确的阶级底世界观而战的斗争，在阶级战的诸形态中，是最为重要的之一”。在这里，鲁迅强调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和确立，对青年的成长和战斗的重要性。只有“深通学说”，“看一点基本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头脑，才能成为“勇敢而明白的斗士”。否则，就会迷方向，乱阵脚，“释武器而奋空拳”，将严峻的战斗打成徒有架势的“逍遥游”。

正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对于革命青年的成长和战斗极其重要，国民党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文人，便野蛮压制，疯狂摧残，竭力阻挡它在青年人中间传播。他们颁布了“恶出版法”，禁止翻译马列著作，不准宣传马列主义，甚至连写马克思、列宁的名字，用镰刀斧头五角星做图案，拿红颜色印书籍的封面……，也被宣布为“犯罪”。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鲁迅在给一个青年的信中说：“风暴正不知何时过去，现在是有加无已，那目的在封锁一切刊物”。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六日，鲁迅又在一封写给青年的信中说：“检查也糟到极顶，被删削、被不准登、甚至被扣

住原稿，接连的遇到！”鲁迅愤怒地向全世界控诉：反动派用于抵制真理之新潮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而用来和广大革命青年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为青年“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就是这样被反动派堵死了。整个中国被禁锢成一筒罐头，马列主义的光芒非经三关六卡就根本无法照到中国青年的眼前。面对这黑暗的现状，鲁迅不胜感慨，他说：可供青年“学习的理论书籍”，实在是“太少”了。他耽心：这样“输出多而输入少，后来要空虚的”。他反复地吐露着自己的拳拳之心，说：“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他大声疾呼：

“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所以，“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努力“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

鲁迅，就是怀着这样的火一般热烈的愿望，全然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在白色恐怖的刀光剑影中，给“起义了的奴隶”——劳动群众和革命青年“偷运军火”，竭尽全力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取天火”给他们。他大力提倡、鼓励、支持翻译和印行马列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文艺理论等方面的许多书籍，而且，他自己就是这“引新潮进中国”的战场上的一名最无畏、最坚强、最勤奋的猛士！

是他，亲自参与了改组后由共产主义者李大钊主编的、积极向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

是他，始终坚持把向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视为造就宏伟

的革命新军的“第一要著”。

是他，在反动派及其卵翼下的反动文人公然污蔑青年“被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牵着鼻子走”，“算不得好汉”时，挺身而出，砥柱中流，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是他，早在五四运动时期首次看到第一部中文译本的《共产党宣言》时，便热情洋溢地进行了鼓励和赞扬，说：“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并且不辞劳苦地细细对原稿作了校正。……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当《国民新报副刊(甲刊)》发表了列宁《国家与革命》的摘译后，鲁迅就一期不短地保存了这份报纸，用以武装自己，教育青年。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鲁迅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完整而醒目地引用了斯大林《论列宁》中的一段话，用列宁的思想教育处于大革命高潮之中的青年，“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

……就连鲁迅拟文学青年许钦文的小说而写的《幸福的家庭》里，也满怀激情地称颂马克思“是伟人”。

只要我们翻开《鲁迅日记》后面的“书账”，就完全可以看到一幅鲁迅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并用以培养、教育青年的壮丽图画。仅一九二八年一年，鲁迅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千方百计托亲嘱友，通过各种途径购买了六十多种有关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书，其中不少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买到这些书以后，他“几乎每天手不释卷地翻看”。越看眼越亮，越看心越红，越看越感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曾向一个青年说：读马列的书，可以获得清晰的革命见解，“许多以前认为很纠

缠不清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看，就明白了”。他在寄给另一个青年的信中又兴奋地写道：“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截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以说明”。事实正是这样。在严酷的现实斗争面前，鲁迅一经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分析事物，便立即洞悉了事物的底蕴和内在的本质。为什么一九二七年前后鲁迅的思想会发生“质”的“飞跃”呢？就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和血的现实启发、促进的结果。在北京“三·一八”惨案中，鲁迅曾看到北洋军阀枪杀徒手请愿的学生。他“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只要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的有生气，世界也是这样地进化着的。而当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广州的“四·一五”惨案以后，思想上便豁然大悟了。他发现：进步青年英勇战斗，壮烈牺牲；而反动青年却投书告密，助官捕人，丝毫不比反革命的壮年、老年人差。同是青年而分为革命和反革命，使鲁迅认识到自己原先那种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想法，是混淆了阶级阵线的，是极为“偏颇”的，大有迅速“救正”的必要。以前，在“许多血和许多泪”的教训面前，鲁迅常常感到茫然，只寄希望于“老人”的衰死和青年的长成。现在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解释这个严峻的问题了。答案是：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的思想都“不能越出一定阶级之外”。在离开广州前夕，鲁迅把自己思想上这一变化的经过，写进了《答有恒先生》这篇杂文里，他深切地感到：“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他认为必须立即拿起犀利

的笔，向反动派毫不留情地进行战斗。在一九二七年的二月十九日，鲁迅应邀向香港青年会所作的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的讲演，就是荡涤旧相，完全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出现的，因而在广大青年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讲演中，鲁迅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分析了反动阶级的本质以后，向青年们指出：历史上凡是“唱老调子”的反动势力，或迟或早，都一定要毫无例外地走向彻底灭亡。所以，为了革命和进步而战斗着的青年，是一定能够胜利的。但，如若做了反动派和保守势力的俘虏，再不省悟，再不革命，那就即使是青年也会“‘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的”。

《答有恒先生》和《老调子已经唱完》以及写于广州四·一五惨案以后的杂文，是鲁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宝贵结晶，同时也是鲁迅从马克思主义中对“许多以前认为很纠缠不清的问题”所找到的正确的答案。这些杂文，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象一柄柄犀利的匕首，把蒋介石及其一伙刽子手伪善的画皮剥得精光。在《小杂感》这篇杂文中，鲁迅以典型化的手法，维妙维肖地勾画了那些伪君子的反革命两面派嘴脸，提醒青年对那些“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以免上当受骗。……无数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革命真理。鲁迅对于自己运用马克思主义辞去“旧我”，感到非常高兴。从此，他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利剑严格地进行自我解剖，彻底排除了自己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埋葬了过去生活中的“陈迹”，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自觉地、孜孜以求地积累了新的思想因素，在党的直接影响下，坚定地迈出了新的战斗步伐。

由于鲁迅在战斗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是解剖自己和战胜敌人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是培养青年、教育青年的“基本书”，所以他不仅提倡、鼓励、支持为青年翻译马列主义的书，而且亲自动手翻译了一百多万字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十月革命时期充满“火与光”的文艺作品。在上海时，就连教许广平学日文，也采用的是《马克思读本》。通过这个读本，一连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向许广平系统地讲述了马克思的战斗生活和革命事业、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资本的积累和利润学说，以及资本崩溃的必然性等问题。

五个多月中，每当夜深人静、万籁无声，鲁迅送走最后一批来访的青年，处理完信皮上写着“家姑奶奶收”字样的革命密信以后，便就着灯光，和许广平对坐着，开始上课了。鲁迅一边细细地讲解，一边不断地插进一些生动的比喻作深入浅出的说明，有时还把一些难理解的长句子分开来进行解析，并随时回答着许广平提出的疑难问题，不断地改正着课本上的错字。许广平细细地听着，并且边听边记，非常用心。虽然她的日文还不太熟练，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刚刚学习，要攻克这门革命的学问，要读懂这些“基本书”，困难确实不少；但是由于鲁迅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的生动讲解，使这门艰深的学问和其中牵涉到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共运史等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术语，就明白易懂得多了。……真理的光芒，不但开阔了她的眼界，而且照亮了她的心。但是，“偷天火给人类”的，却是以教育、培养青年